

编者按

由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天涯杂志社、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琼台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协办，以“百年铸魂·勿忘初心”为主题的2021年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征集评选活动，经过9个月的征集，各方作者踊跃投稿。2022年1月9日，作品征集评选活动颁奖仪式在海口举行。本版择取部分获奖作品刊出，以飨读者。

黎牛（节选）

■ 李焕才

哞——

这是黎牛的喊声，粗犷激越，浑厚昂扬，像风一样飘拂，掠过草丛树林，回荡在山野中，几里远都听得着。

说是黎牛，其实是大牯牛，就是那些公的牛牛。我们渔村，男人扬帆出海，女人在家种田，村里有不少牛牛，母的，很温顺，用来犁田耙地。我见过那些大牯牛，皮毛黝黑，四肢粗壮，前脚浑厚，高大结实，好像身上蓄满了力量；它那对大犄角尤为威猛，很尖，弯成一把巨大的铁钳，迎在头顶，雄武霸气。大牯牛跑起来，整个身子一颤一颤的，撞起一股风，奋起的四蹄击得地面隆隆响，泥沙飞溅，让人看着心里震撼。大牯牛用来拉牛车，那牛车是特制的。一对大车轮有大人的手那么高，由厚实的木头做成，很结实；车轴是坚硬的荔枝木做的，像屋梁一样粗；车床是青梅木，两边车把柄条一样大，远远伸出去，尽头处横着一个弯弯的牛轭。大牛车用来运载重物，那牛轭套在大牯牛的脖子上，牛蹄扬起，车轮转动，车床与车轴紧密摩擦，发出响亮高昂的啸鸣声，飘向空中，响彻云霄。

之所以叫黎牛，是因为黎叔。附近山村人用大牛车运甘蔗、稻谷、番薯、南瓜、柴火等，很少到我们海边来。经常驾大牛车来的是黎叔。黎叔不姓黎，家住儋州南面的白沙黎族自治县，是位黎族兄弟，我们都叫他黎叔。我们海边树木少，建房造屋就找黎叔要木料，尤其造船，需要大量的木料。听见牛车尖锐的啸鸣声，我们跑出去看，就见两头大牯牛一前一后，拉着一辆堆满了木料的大牛车朝我们村缓缓驶来。黎叔昂首坐在牛背上，手抓一条牛鞭，在空中甩得很响，却没有抽在牛的身上。两头黎牛听见牛鞭的响声，都努力奋蹄，两个半陷于泥沙中的大车轮就嘶喊着转动。黎叔见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得意地问：黎牛有力量不？

黎牛确实有力。那次我们村人要造一艘大钩船。大钩船很大，几十米长，十几米宽，几米高，有三张大帆。大钩船捕捉红鱼、鳗鱼、石斑鱼等优质鱼类。出海时，船载上二十几只舢舨，到了茫茫大海，将舢舨置于水上，一个渔工一只，分布在一大片海面上放钩。大钩船就在各舢舨之间来回奔驰。每次出海，大钩船都在风中浪里待上个把月，直至鱼满舱了，才扬帆归港。大钩船四时奔驰在浩瀚的大海里，与浪涛为伴，与激流抗争，与狂风搏击，都是用上等的木材所造，尤其船的龙骨架，必须结实坚硬。黎叔很有心，特意为我们村人挑选两棵百年大荔枝树做大钩船的龙骨架。造船师傅见那两棵大荔枝树遮天蔽日，树干两个人合抱不拢，傻了眼，说：这么大的树，这么远的路，怎样才能拉到海边去啊？黎叔说：行的，我们有黎牛呢！

那天日头恹恹欲睡，清风习习，好一个凉爽的天气。中午时分，一片啸鸣声从远处飘来，越来越近，那声浪一波一波的。临近我们村，啸鸣声震天响，村边的树木、村里的房屋好像都在颤动。我们跑出村口，见村前那条大路的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人。远远望去，看见大路的那头沙尘滚动，几十头大牯牛排成长龙，拉着十几辆大牛车，在震耳欲聋的啸鸣中浩浩荡荡涌过来。近前来，我们看见黎叔腰扎红绸布，光着膀子，一头大汗，提铜锣走在前头引路。每头大牯牛的背上都坐着一个黎族兄弟，个个身材魁梧，虎虎生威。我们看得真切，那些牯牛的大眼睛都红红的，瞪着前方的黎叔。黎叔敲一下铜锣，牛背上的黎族兄弟手里的牛鞭就挥动一下，大牯牛就扬蹄快行，或者掉头拐弯，那大牛车就啸喊着急速滚动。来到我们村港湾那片宽阔的沙滩，黎叔连敲几下铜锣，大牯牛们齐刷刷立住了脚。我们细数，有五十四头黎牛，十八辆大牛车。一阵热闹的忙碌，牛车上的木料都卸下来了，堆满了村前的沙滩。

黎叔一个人拉木料来时，大牛车就停在我们村前那片竹丛旁边。他赶那黎牛到村南坡来，喝一声：去吧！黎牛就扬起头，欢快地“哞”一声，屁颠屁颠跑下坡去，和我们村的牛牛在一块吃草。黎牛到来，母牛们都沒心思吃草，不一会儿抬起头来瞧黎牛一眼，接着“哞”一声喊，那喊声很欢，悠扬在空阔的坡地上。

黎叔走下港口来，爬上一艘渔船，和石叔喝酒。黎叔和石叔很熟。其实黎叔和我们村里人都熟。黎叔拉木料来时，总是顺便带来竹笋、甘蔗、花生、香蕉、荔枝、龙眼，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水果，看见人就给，好像谁都是他的亲戚。我们村里人对黎叔也亲，他要回去时，村头巷尾左邻右舍的人就纷纷送给他鱼干、咸鱼、鲜鱼，还有海螺等。黎叔找石叔喝酒，是想听他说海。

两人就这样喝着，问着，说着，说得兴致勃勃时，就端酒碗碰一下，或者干脆放下酒碗，热闹地猜拳。两人猜拳的喊声都很大，震得船边的海水荡起一圈圈涟漪。石叔的酒量不如黎叔，每次都是他先醉，眼睛一眯，腿一伸，就直挺挺躺在甲板上，喷着酒气打呼噜。黎叔说石叔不是酒量不行，是他的山栏米酒在作怪。黎叔总是把自己带来的山栏米酒让给石叔喝，他就喝石叔的地瓜酒。地瓜酒很醇厚，入嘴清爽，不易醉人；山栏米酒甜甜的，酒味不烈，可是喝着唱着就突然醉了，也就挺不住了。石叔醉倒时，黎叔既得意又惋惜，他为山栏米酒的后劲大而得意，却可惜石叔不能和他说海了。

我再次见到黎叔，是多年以后。这时我已经在镇上当医生。那天日头很毒，阳光像火一样喷下来。中午时，石叔送来一个昏迷病人。石叔着急地说：“他正在搬冬瓜，突然说头晕，栽下，不省人事了。”我检查病人，他中暑了。大热天顶着烈日搬冬瓜，身体吃不消。经过一番处理，病人醒来了。他说：海边热死了！石叔说：年纪大了，干活要悠着点，注意身体。那病人说：我还没老呢。看那人五十多岁了，可身体还很壮实。我问他干啥活？他说赶牛。石叔说：“你认不得了？他是黎叔啊！”我认出来了，他就是当年赶牛车拉木料给我们村人造渔船的黎叔。

H 海南省民族文化“七个一”部分获奖作品展示

由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天涯杂志社、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琼台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协办，以“百年铸魂·勿忘初心”为主题的2021年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征集评选活动，经过9个月的征集，各方作者踊跃投稿。2022年1月9日，作品征集评选活动颁奖仪式在海口举行。本版择取部分获奖作品刊出，以飨读者。

孤岛之上，雨林之中。

在遥远的年岁里，族人先祖携儿带女四处逃难，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群山对峙，蟒蛇出没，先祖们开荒辟地，种下第一粒山栏种子。钻木取火，在孤岛上燃起最早的炊烟，喂养了一个民族千年万年的坚韧、苦难与孤勇。

历史的迷雾虚无缥缈，谁能追溯到一条河的源头来自哪条山间涧流。孤岛上旱稻的种子从哪里来？不打药、不灌溉、不施肥、野蛮生长的山栏旱稻，给了族人自给自足的生活，它的历史太久远，身上藏着太多的秘密，于是传说给了我们另一种浪漫的解答。

生活在五指山脚下一对恩爱的夫妻，猎手阿芒和妻子邬鲜。邬鲜的美貌被野蛮的峒主山甲所垂涎，于是他派兵到阿芒家里强抢邬鲜。夫妻逃出村庄，往大山方向跑呀跑，最后躲到深山洞口里。云雾之中，飞禽走兽，他们只能挖山薯，割竹笋，摘野菜、采野果充饥。梦里一位老翁指点，一只斑鸠会送来山栏种子。一天一只斑鸠站在木棉树上“咕咕”地叫，阿芒拉弓箭把斑鸠射下来，翻遍全身都没有收获，最后在肚子里面发现了金黄色的山栏种子。

他们在石洞边烧过篝火的地上，把种子点下去，种子汲取日月精华，果然冒出了山栏苗子。后来他们下山把种子分给村民，刀耕火种，开始了一粒山栏米的一生！

首先是指种。点种山栏是用削尖的木棒戳一个洞，然后按经验点十粒八粒稻种进去，再用脚把点种了的洞填埋，以免鸟兽把稻种吃了。地下盘根错节，山栏种子用尽力气在土里见缝插针，等待一场雨，等待种子和土地发生关系：

正月到来打沟刀
谁欲砍园谁去号
二月到来二月二
买把砍刀整旧地
三月到来放树下
放树不离斧与刀
四月到来忙烧山
不做风来雨沤烂

族人没有文字，只能把涌动的情感唱在歌里，织在锦上，流淌在基因里。

《昌化县志·风土》有载，农历冬末春初，选最好的日子，带着砍刀、尖木棒走向深山，在崇山峻岭中择好向阳的坡地，用芒杆套成活结，开始在周围“打标”，意味着这块地已经有主人。过了正月，一家人带着口粮开始在山上安营扎寨，挥舞着钩刀对灌木发起攻击。灌木低矮，在刀的袭击下纷纷倒地。地上的茅草更是不堪一击。砍高大的乔木就只能发挥猴子爬树的本领了。族人手里拿着一条丈多长的、像梯子的爬树竹竿，顶端拴着木弯钩，人沿着竹竿爬上树顶后，靠竹竿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直到把所有的高大树枝都砍完了才下地。砍、挖、挖等各种声音在山里回响，一连串沉闷的声响，树桩折断。族人把枝条和茅草堆在一起，钻木取火为灰烬，为山栏留下丰硕的肥料。

历时一个月，终于把山栏的床铺好了。

洪水分村最美的时候是早春二月的清晨，那时，木棉花开得正艳。

我第一次去洪水分村时，正逢这样的时候。我们起了个大早，趁太阳没出来时从昌江县城往王下赶。

王下乡山高路陡，人迹罕至。车一绕上十八弯的盘山公路，整个人就浸泡在清新爽洁的空气中，任负氧离子随意钻入衣内、体内，毛孔自然舒张开来，全身像被过滤了一遍，顿觉身轻体健。怪不得有人说“山中有人仙”，常在山中住，想不成仙都难。

绕过几道弯，山中的云儿想是知道我们来了，成群结队冲我们这儿赶。这山中的云有点野，她想你了，便不管不顾一股脑儿扑上来，让你晕乎乎的，不知天上人间。等你醒来时，想扯下她做件漂亮的衣裳，她却从你手中悄悄滑走，继续调皮捣蛋去了。沉睡的大山也被她们给闹醒了，相继露出清俊秀奇的面容。海南的山和海南人一样，一般比较扎实稳妥，山形厚实，表面再披上一层厚厚的绿色植被，与馒头包子差不多。而王下的山比较另类，突兀挺拔，变幻莫测，似凤、似猴、似虎、似龙……你只要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赋予它们无穷的生命体征。因了千百年来天地精华的滋润，王下的山早已精魂附体，方显如此生灵的形态。隐藏在群山深处的洪水分村，因了大山的保护和疼爱，如沉静的处子，仍保持天然去雕饰的纯美！

在悬崖峭壁间的狭小山道上翻簸一个多小时后，朋友让我们在一个转弯路口下车。早春的山间，还有些清寒，我下了车，不停地打哆嗦。一抬眼，竟呆住了，一大片金黄色的茅草屋静静坐落在山脚，似有若无的云雾缓缓游走，几株椰子树从中拔出，在半空中轻轻摇曳，几缕炊烟袅袅婷婷，淡向天际。在草屋部落的东边，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刚插上青青秧苗的嫩绿水田。田间村头错落的木棉树上，火辣辣的木棉花开得正艳，在或远或近的山里，不知名的鸟儿此起彼伏，撒着欢地叫……此刻，

的一粒山栏稻（节选）

■ 李星青

去街买把镰刀割
要想丰收拔草头
七月来到禾发青
依要到园去看下
园坯杂草要除净
使稻生长好又平
夏天进了山栏园，发现播撒的山栏种子早已脱胎换骨，从土里冒出嫩绿而后变成墨绿的稻苗。长成亭亭玉立的山栏，杆子挺得直直的，风从山那边吹过来，一浪一浪地吹，山被浪吹得乱了心，亦跟着浪晃。

收获的日子终于来了，这是一年中的大事。族人奥雅已经选好了日子，由家里女主人承担割第一刀，之后才是大家一起上山割穗。一手拿镰刀，一手揽稻谷，众人青筋暴起，汗水模糊了眼睛，浑身黏糊糊的，丰收的喜悦把疲惫赶走。大家极其辛劳，割一片，挑一回，汗一路。

我在岛屿各处行走，看到山栏地里收割种植的族人，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我相信稻神一路福佑着，他们骨子里闪耀着别人没法看见的光芒，一个族群真正的资本，绝不是形象，也不是财富，而是源源不断的文化体系和朴素的信仰。无形的文化体系，在山栏种子中被书写了出来。收割回来的稻谷晒干、去壳、舂米。阿妹们穿上黎锦，戴上银饰品，在月下唱起春米歌，跳起春米舞：

春呀春米桶
圆呀圆又圆
咯咯夹夹把米春
咯咯夹夹把米春
哎呦呦，哎呦呦
吃上新米和新酒的时候年就到了。



《民族织锦奔小康》付志岩 摄

洪水分村（节选）

■ 钟海珍

我只有一个愿望，清清静静地在这里待上十天半个月，只为找回失落的纯真。

每一个到过这里的人，都会被它纯纯的静美打动。真正的桃花源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就藏在每一个人的身边，只要你用心去寻找。作家沈从文在湘西找到了，探险家黄效文在海南昌江的王下找到了。

很多很多年前，一群身着短筒裙的黎族人，辗转来到王下南尧河边，看中山脚这堵宝地，决定留下来。他们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砍出一大片空地，砍倒的树干被他们用作支架，支架间扎上竹子，编成墙体，稻草秆拌上泥，一层层抹上墙，然后砍来金黄的茅草，精心编织成片，盖上屋顶，一座茅草屋两三天就建好了。建好茅草屋，这群黎族人男耕女织，过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生活。

烧一捆野火，开一片土地，上随身带来的山栏稻种，吃的有了；采几片树皮，捡一箩木棉果，织成衣被，穿的也有了；想喝酒了，就上锅蒸几桶醇香的山栏酒。摆几张桌子在月光下，全村人聚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兴起了找来几根木头或竹竿，就着月光大声唱起来，手牵手跳起来，唱得月亮躲进云里，跳得阿妹

躲进布隆闺里……

山腰那道曲曲弯弯的羊肠山路，是洪水分村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我们来时尚有一部分山路没有铺上水泥。

沿着山道走进洪水分村。一头母猪横卧道旁，十来头小猪崽使劲拱着吃奶，几只草鸡四处找食，间或窜出一两条狗，也不叫，只对我们看看，就走开了。我们在安静的村庄里游荡，就是找不着人。忽然传来的一声哄闹让我们欣喜若狂，寻声而去。

山道弯弯，带走一个个追求梦想的黎家阿妹，留下黎家阿哥固执的守望。山道弯弯，弯进多少希冀，留下多少叹息……

草屋部落人家的衣柜，就是一根细长的绳子，一根挂在屋外，一根挂在屋里。屋外的绳子上满满当当挤着或湿或干的衣物，晴天时就任衣物随风轻摆，无须收回。黎族人喜迁徙，在山路上跋涉，笨重的衣柜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在山里生活，少不了藤篓子。像喝水的杯子大小的细长藤筒，是用来装饭团等吃食的，花瓶样的细口藤篓可用来抓鱼。洪水分村原名红水村，因村旁有一条红水河，平时河水清澈，鱼虾丰盛，足可让村里人随时下水捞鱼打牙祭。遇夏季雨水丰富时，红水河水变得通红浑浊，却不影响饮用，可称为村里一大怪事。再大的圆肚藤篓是用来装山货的，山里挖的药材放在里面，往背上一背，走山路最是稳当。

得闲了，男人拿出上山砍来的藤条，剥了皮晾干，削成薄薄的藤片，再削些木片，和藤片一起编成圆凳的形状，然后放在火上烤成古铜色，再把事先晒干的黄牛皮或水牛皮覆在圆凳上，便成一张实用又好看的牛皮凳。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几张牛皮凳，牛皮凳不仅平常坐着舒服，村里搞活动时，能歌善舞的黎家人随手捡起垫在屁股底下的牛皮凳，“咚咚咚”一敲，歌便飞出口来，舞也亮出来了。若是几十张牛皮凳都敲起来，那声势，可以把大山给震醒了！

在昌江，饮马草木民间

■ 洪建科（秋石）

在海南，昌江水暖。鸭子凫于水色三月喊我，追我早有黎苗乡弯弯的烟火染我一路风尘那椰风，蕉雨，芒果味缠绕于诗意的旅行，丝丝入扣早有森森霸王岭，峰谷披翠谁能拨开热带雨林漫漫荫翳？遥望一弯弯、层层叠叠的梯田，水袖似的舞动直至，把我的目光缠于云端那些滋润的庄稼，过着乡居的日子我唏嘘，那种原生的美甘于缥缈包括乡土，乡民，浮游生物白花花的水田，漫过踝骨山坳里，野性的歌谣，喊一声，瘦一次惊起一行行鸥鹭山水吐色。风无骨这人间的宣纸在昌江，早有一树树木棉，闪烁着言辞这春天的火烧云一堆堆，一卷卷，一层层，铺天盖地这大地的烈火鸟啄开我内心的废墟从此，一个心怀苍茫的人饮马草木民间

故乡的脸（散文诗）

■ 唐鸿南

离开故乡好多年，身影走得越深，故乡的脸就陷得越皱。故乡的脸不长眼泪，安详如佛。故乡的信仰时常撞击着我激动的心花，热泪盈眶。山高水长。故乡的心知道，我不能不知道。于是，我沿路崎岖地走下去，把故乡的脸贴在头上，站在异乡的山的嘴角边，诉说自己的只言片语。多少年过去了，眼镜的刻度助长着我的眼睛和故乡的脸，爬满了祖辈难能褪色的纹脸的线条。故乡的脸在变，我别无选择。祝福故乡的脸像一棵槟榔树的性格挺直一方水土。然后，让我学着诗歌走路的样子，用成千甚至上万年的诗句，跪拜在故乡青绿的脸颊上。

黎母山

■ 冯金彦

山很大此刻我必须小下来一再小下来身体与灵魂一起小下来小成一个五号宋体的汉字才能找到一个位置与动词形容词名词量词一起借山的名字取暖小成一粒细细的沙子依旧保持对黎母山的一种仰望

保亭走笔，在山水明亮的琴谱上书写（节选）

■ 孙小琰

槟榔谷刚刚醒来，雨林苗寨在晨光的桌子上闪闪发光一对蓝仙鹤，从兰花客栈飞到甘什黎村，没有惊落一滴露水人间如此纯净，古老的非遗村仿佛隐居在另一个时空中心黎族神奇的纺织技艺与非遗文化让我们在古老的时光里穿梭流连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